

生/活/随/笔

夏天,你好



冷月

如果说春天是一位美丽的姑娘、秋天是一位丰韵的美妇、冬天是一位沉稳的老人,那么夏天该是一个调皮的孩子的,他活泼好动,生龙活虎,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你听,初夏在布谷的催促中一蹦一跳地来了,绿遍山原白满川,各种树、各种草疯了似地长,油绿的叶子闪着光。不需要做什么,只消看看它们,你就会感到生命的蓬蓬勃勃。何况还有雪白的洋槐花、艳红的榴花粉墨登场,芬芳扑鼻的栀子花、清雅的茉莉花也纷纷吐蕊,各种花开的讯息铺天盖地,绵延无尽。

五月在劳动者的耕耘中,唱响青春的赞歌。秧苗在拔节,玉米摇曳着嫩叶,金色的麦浪在田野里翻滚。夏天,是耕耘,是挥汗如雨,是沉甸甸的希望和收获。

六月是属于孩子的。盼呀,盼呀,孩子们终于盼来了一年一度只属于自己的节日。那一天,阳光因为孩子的笑脸而更加灿烂。度过了欢乐的儿童节,即将开启五彩缤纷的暑假生活。

暑假,那是放飞自由、放飞快乐的最好时光,孩子们随着夏天朝气蓬勃地生长,在大自然中感受童年与生命的美好。

儿时最爱夏天,因为夏天可以穿花裙子,可以吃冰棍儿,可以啃玉米棒子和大西瓜,可以吃凉粉儿,可以去小河水里捉鱼虾,可以去树林里捕蝉,可以在夜晚看满天星斗,可以捉萤火虫,可以到葡萄架下偷听牛郎织女悄悄话……夏天充满无穷的乐感和想象。

心/香/一/瓣

父亲的大学梦



牟方根

高考,牵动着千万考生及家长的心弦,也蕴含着父亲真实朴素的情感。每当一年一度的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公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是多少,父亲都会及时去了解,并记录在一个专用小本子上。但凡亲朋好友中当年有子女参加高考的,父亲都特别关注。对高分数理理想者,他准会第一时间送上祝贺;反之,对考得不好或发挥失常者,他则装聋作哑,避免“言多必失”,给别人“伤口上撒盐”。

父亲今年75岁。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上大学。据老一辈讲,从开始入学起,父亲就如同蚕吞吐丝,在刻苦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将知识装进自己的头脑、融入自己的血脉,以期编织出功成名就的精彩人生。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特殊时期,父亲终究没有圆梦。转而,父亲把他未能实现的大学梦想,寄托在“望子成龙”上。在我的记忆中,从小父亲虽然在生活上对我“富养”,却在学习上对我完全“穷带”。更让我感到害怕的是:由于受到“黄金棍下出好人”古训的深刻影响,父亲在家里堂屋的显眼位置吊着块楠竹板子。意思是说,我如果不好好读书,这板子不是挂起来好看的,轻则跪,重则罚,戏称这种惩罚为“罚楠(懒)”。

1992年夏天,我终于不负厚望,以463分的高考成绩,被重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现重庆文理学院)政史系政治和历史教育专业录取。9月3日中午时分,太阳当空照,发出金灿灿的光芒,把山川、田野辉映得格外亮眼。我和父母都在家里休息,突然听见屋外有人喊我取挂号信。他是乡邮政所的邮递员,给我送来了录取通知书。当时,我心里像热浪翻腾,久久不能平静。父亲在一旁,呵呵直笑,百感交

象。少女时代也爱夏天。某个夏天,我突发奇想,躲在光线昏暗的小屋里写人生中的第一篇小说。不知从哪儿开始,也不知为何会编一个女孩子进山里当孩子王的故事。那个故事叫《山林的深秋》,是一个朦胧的爱情故事。小说的手稿被一个男孩带走。我们在夏天相识,路遇一场猛烈的暴风雨。那场雨,如瓢泼,仓促之间,我们无处躲藏,大雨浇透了全身,狼狈不堪。倏忽之间,雨又得意地扬长而去,仿佛是故意与我们开玩笑。我们的故事,也被那一场雨淋湿。时光飞逝,一个又一个夏天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而我们,早已步入中年。时光催老了脚步,关于夏天,依旧封存着一段憧憬与美好。

夏天就这样,给我们无尽的快乐,也给我们猝不及防的风雨。他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随心所欲,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捣蛋就闹腾一会儿,想发呆就安静地望着窗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彼时,天空那么蓝,没有一丝云彩,阳光那么炽烈,照着大地,眼睛也不眨一下。

如今的我,对夏天的喜爱有增无减。或许,因为生命的仓促,潜意识里竟害怕起凋零瑟缩的秋天,因而对这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夏天分外珍惜。但是,大自然安排了一年四季,风霜雨雪,自有它的逻辑。任季节更替,处之泰然。顺应自然,就是热爱自然。

此刻,在夏天,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我安静地向他作第一千零一次表白:夏天,你好!我爱你,夏天!

(作者单位:璧山区实验小学)

新/作/者/

出租屋里的集邮册

李树财

2008年10月,我入职重庆某高校,因没有住房,几经比选,租了一套校内闲置房。房东是校医院医生,人很好,爱人是教中文的教授。她说不想租,懒得麻烦,然终究医者仁心,租给了我,月租仅300元。我对她的仁厚感激不尽,铭记于心。后因工作变动,换了校区,只租了一年七个月。回忆这段租房经历,唯有一本集邮册偶尔勾起我的思绪。

或许真的好久没有住人了,这套出租屋了无生机,陈旧简朴,家具摆件,零星散布。说是一套,奉行极简主义的我,实则仅使用卧室和卫生间,其余都是“摆设”,包括厨房,因为学校有食堂。房东毕竟是文化人,屋内一叠叠有个不小的书架,上面挤满了出版物。一层灰尘在倾诉,长期无人光顾,实际上早被闲置。

2008年,我连电脑都没有,下班回到出租屋躺平后,虚无伴随孤独。为了消磨时光,我就对书架上的册子挨个翻阅。不经意间,我翻到了一本厚厚的集邮册,邮册集满了各式邮票,纪念票、特种票、方连票、小版张、小全张、小型张、首日封……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有几套建国初期的特种票和编号票,品相上乘,应属奇货可居,极具收藏价值。尽管我对集邮没有研究,但我估摸这些老件儿在行家眼里应该很有“市场”。

如此珍贵的邮册,应该是房东遗漏的,抑或不问集邮多年,无心搭理,简而言之,这本邮册的现状就是一笔糊涂账。心里不禁泛起一丝涟漪,转瞬即逝。“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再联想到,出租屋坐落于黄瓜山麓,杉树湾里。黄瓜山有“瓜矿”(源自黄瓜山的天然矿泉水),清澈、甘甜、纯净;杉树湾有水杉,树干端直,树形整齐,挺拔凌云;房东夫妇名为德长与文莲。不管是水,是树,还是人,寓意不言而喻,是绝不允许哪怕一丁点儿歪心思的。让它静卧书架,沐浴书香,留作鉴赏,就是我要坚定做出的、义无反顾的、正确无比的选择。

精神长久的富足远超越物质短暂的快感。尽管不知是否有后续租客遇见了它,是否房东翻捡到了它,是否已与旧书一并打包搬出,是否它完整如初、风华依旧,抑或跌宕坎坷、风餐露宿……然而,时隔多年,复盘往昔,我依然无悔,依然坦荡。罗翔讲,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知道”和“做到”。一次迁就,次次妥协;一次缴械,终生愧辱。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行得正坐得端,经得住诱惑,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慎独,一生何求!

(作者单位: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诗/绪/纷/飞

七月是我们家的亲戚

(外一首)

徐作仁

七月是我们家的亲戚
带着蓝天、白云、鸟影

有时,你会喊一声自己的名字

带着牵牛花吹响的蓝调门
带着芭茅长发飘飘的俏样子
小步款款,来到我们小院

柴房即将拆迁,丝瓜藤上的花掉
入暮色
一把镰刀在泥墙弯着不太分明的
黯淡

七月的打扮还是我们熟识的老样子
身板和脸色有一小变化
比正月干练,比六月白净
浅浅蓝衫出现在竹径上
我们就备好了矮凳与茶水

你低头掐白菜上的青虫和光阴
等你稍稍立起腰杆的间隙
荒草就爬上了篱笆

左手豆秸,右手芭谷
七月一屁股坐在我们当中
爹递烟娘请茶,主客都很随便
可笑小儿不忘生,黏着七月
要啃甜甜的糯芭谷

不说无奈,你坚持了好长时间
爹,有时你突然冒出憨笑
有时,你会喊一声自己的名字

点燃烟,你看见一个人努力挥锄
开辟的沃土里长着你的籍贯、亲戚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经过三年的老年大学诗文班学习,父亲的文化和文学水平突飞猛进,每科成绩都是优秀,所写散文、随笔有5篇在老年人报刊上发表。颁发老年大学结业证那天,我陪伴父亲前去领证。念到父亲名字时,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他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泪水在他眼眶里闪烁着晶莹的亮光……

(作者系万州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